

# 第二辑

南方周末

# 后台

解密一个大报的新闻后台操作 打造中国最佳新闻案例读本



我是记者，看到爱情  
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与李敖有关的女人  
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  
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  
午夜列车上，一位妇人的追寻  
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天问”  
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  
“叫魂”试验  
在德国问路为什么尽量找女性

解密一个大报的新闻后台

G21/5

:2

2008

闻案例读本

## 第二辑

南方周末

后台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周末：后台（第二辑）/ 邓科主编.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652-702-3

I . 南... II . 邓... III. 报纸—新闻工作—广州市—文集 IV. G219.276.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170 号

## 南方周末：后台（第二辑）

邓科 主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南方周末 《后台》

(第二辑)

## 编 委 会

---

主 任：向 煦

编委会成员：

向 煦	陈明洋	伍小峰	李红平	向 阳
马 克	邓 科	郭光东	杨瑞春	鄢烈山
朱力远	李海鹏	林楚方		

主 编：邓 科

副主编：蔡军剑

---

## 编者的话

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出版后，得到的肯定超过了预期，促使我们开始了第二辑的编撰工作。同第一辑一样，《后台》第二辑选自南方周末未曾公开发表的文字，包括没有发表的报道，包括内部刊物上披露的“新闻背后”的秘事，包括勤奋的新闻人对专业、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看过第一辑的朋友告诉我们，《后台》比正式的报道看起来更过瘾更真切；也于红包记者之外，看到了一群为了真相与真理而奔走记录的真正的新闻人；更从一个个鲜活案例中看到了新闻如何操作、怎样诞生。

这些话，是鼓励，更是压力。从来“续集”难做，我们唯有用心用力，不辱期望。《后台》第一辑序中有一句话：“新闻不止，新闻后台操作的探索亦不止。”我们知道，在生命可以在黑窑中轻易践踏、搞清一张虎照的真伪也异常艰难的时代里，新闻不会停止，新闻人的脚步和担当也永远不应该停止。

# 目 录

---

## 编者的话

---

## 没有写在报上的新闻

---

## 后台—行动

---

2

### 遭遇“深喉”

傅剑锋

他是身藏幕后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最神秘的线人。

---

6

### 逃亡的警察，你还好吗

成 功

见面那天，徐健看到两个黑衣壮汉跟着领导夫人。刑警出身的徐健知道如果当时不答应接下“杀人生意”，自己肯定会被灭口。

---

9

### 我是记者，看到爱情

徐 楠

作为记者，每天走在旁观和探访的路上，不断地空降到不同人的生活当中，现实永远为你准备好了意外的发现。所有发现中，最称得上惊鸿一瞥的，莫过于爱情。

15

### 崔永元长征：上下不讨好？

程绮瑾

崔永元《我的长征》节目因为赞助问题，得罪了一个高干子弟，一路给节目找麻烦。不仅于此，而且有人说，这节目怎么老曝光老区苏区多艰苦？我搜集到一些普通观众的意见，不少人说小崔是想捞政治资本。小崔自己竟也一口承认：没想到节目会两头不讨好，本以为至少能讨好上级呢。

18

### 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与李敖有关的女人 张英

□关于武和平的报道出来后，有人表示这是几年来，内地报纸上首次出现公安部官员直面黑社会犯罪的报道。  
□胡因梦也知道，媒体、读者感兴趣的仍然是“李敖前妻”这4个字：您为什么不结婚，一直单身？是因为找不到比李敖更好的男人吗？您为什么说李敖对您影响最大？他哪点比您后面的男人要好？

24

### 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

师欣

年迈的柏杨要向大陆读者告别了，这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符号式人物，剖析中国文化、反思中国人劣根性的斗士，将自己的封山采访交给了南方周末。

27

### 神雕之死

傅剑锋

开车的老司机听说我是南方周末记者，大惊失色，告诉副局长：“局长，你不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几年前南方周末调查猎杀藏羚羊的事，披露了一份内部材料，结果局里的老政委检讨了足足半年才过关。”

附：神雕之死 傅剑锋

39

### 午夜列车上，一位妇人的追寻

夏榆

妇人在开动的列车上找我，找不到就给我打电话，从手机里我听到她惊慌失措的声音。这是一列在午夜时刻由大同开往北京的列车。妇人前来寻找，她要给我她的申诉的状纸，她说要跟我说一说她的冤似大海的男人。

43

### 我害怕“黑户”那双期盼的眼睛

张英

我不敢接一个叫李殿洲的老人打来的电话，我害怕面对他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46

### 在美国，我人生第一次说出了那四个字 赵凌

中国为什么这么热？为什么这些美国人对一个他乡的故事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一些美国年轻人在忙不迭地学习中文？

52

### 政变为何成为“嘉年华”

郭力

这两位华人从事时政报道超过30年，出入泰国“枢密院”大臣官邸，不需要事先通报；他们在政变发生前一个月，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计划。这样的资源，被国内几家中央级媒体的驻泰国记者放过了，原因就是他们令当地华人觉得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56

### 才走唐僧路，又行长征路

鞠靖

在皎平渡金沙江大桥上，重走长征路的高干子弟们已经一个个换乘了四川派来迎接的越野车。出发之后几分钟，我们终于醒悟，他们绝对不是为了摆酷。

70

### 9岁儿子指导我写稿

刘鉴强

我收拾好行李，与儿子道别时，9岁的牛牛问：“爸爸，你要是写出来，那个小女孩儿会不会看到？”这让我一惊，是啊，如果让她看到，不就戳穿一切了吗？

73

### 差点被日本遣返

朱红军

关于“歌舞伎町”。关于“游就馆”。关于“新闻自由”。

79

### 城管“英雄”，小贩“凶手”？

赵凌

不料他来了一句：都是杀人犯了，这样的人不帮也罢！我当时就火了——崔英杰把你当老大哥，你对自己的兄弟就这么无情无义！——我不想在他身上浪费

时间了，我痛恨这样的男人。他突然低声开口了：那你想问什么嘛？

附：城管副队长之死 赵凌 郑焰

89

提问高强

见报当周的周日，高强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针对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提问说：“宿迁的问题，最近在南方周末，我有一个很长的记者访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强悍一如既往。

93

电话那端的命运

我有快两个月没接到她的电话了，这是个坏征兆。按照当初的约定，案子审判有了眉目，她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96

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吧

在一条条胡同里这种意识表现在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上。如果一个院子的大门是开着的，这所院子一定是所大杂院，产权一定是公产；如果一个院子的大门紧闭，那一定是私产。

100

他，和他们的世界

他也曾和人凑钱一起嫖过娼，煤矿2里外的庄子里，就有或明或暗的娘子。贫困让大家抛弃了一切，他的身体、尊严和耻辱。他说他明白这世界，“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你可以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可这又能怎么样呢？生活还得继续，他还得继续干下去。

103

给“最牛钉子户事件”收官

下午完成所有采访的时候，我给编辑发了一条短信：喜辛交加，这会是我到南方周末后最好的稿子。我知道，在上百家媒体的同题竞争中，我们拿到了所有记者都想获得却未果的“料”，南方周末由于这篇文章，会为这一事件收官。

寿蓓蓓

朱红军

南香红

吕明合

张 悅

**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赵凌**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我当时竟有点措手不及。郝彤——陈晓旭的丈夫——的形象非常完美，有偶像明星的气质。很阳光，长袖T恤、牛仔裤和旅游鞋。有人不理解一个男人为何要放下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他笑着说，投身佛学也是事业，是更大的事业。

**探访西半球最后一个神秘国度****史哲**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只有古巴体验过资本主义的繁荣，却最终搞起了社会主义；而更为吊诡的是，以刻板著称的苏联社会主义居然就能在天性不受拘束的古巴生根发芽。这两个疑问或许才是我内心的原始冲动所在。

**深思成就深度****后台—思考****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三道招牌菜****李红平**

在老周末人聚会时，江艺平老师说她任主编期间对周末印象深刻的三篇稿子，第一篇是陈菊红的《文湘莉在1997年的最后三天》，第二篇是余刘文、长平的《昆明在呼喊——铲除孙小果》，第三篇是鄢烈山的头版国庆评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下来细想，发现江老师选择的这三篇稿子居然分别代表了新闻的三个不同风格。

**“叫魂”试验****肖华**

为什么会展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张大卫（注：河南省副省长），肖华，汝州官员没齿难忘的两位人物！”为什么中西部的人民，会被资源魔咒束缚？为什么多如过江之鲫的记者，却讲不出《叫魂》那样波澜壮阔的故事？

## 为邱兴华而哭

柴会群

在宾馆把邱兴华的稿子发出去之后，我躲在厕所里，莫名其妙地哭了一场。这是我六年记者生涯中仅有的一次。

## 《时代》正变成另一个《经济学人》？ 李丹婷

分析性杂志，或许将来会取代新闻杂志。看看《经济学人》的众多模仿者即可知。两年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改版，《经济学人》是他们桌面上的教材；《商业周刊》曾试图模仿《经济学人》的封面报道；《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要求记者写出有《经济学人》味道的稿子。

附：专访《时代》执行编辑：我们如何改版 李丹婷

## 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

张 捷

30多家去报道。无妨这些喧嚣。当初张君案也是很多媒体在做，但是公认我们做得是最好的。探究这个家庭的精神历史、社会背景、被娱乐制度控制十几年的历史。这是让娱乐制度恐怖的故事。

附：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袁 蕾

## “我”懂得他们伤悲

袁 蕾

看见一个将死之人，媒体过去就应该只是拍照，而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他。杨丽娟事件也是这样。可是如果没有媒体给他们捐钱，他们也许就会饿死。如果有一个中间机构，那么媒体是不是也就没有所谓的“拿钱买控制”了呢？正是因为社会有缺环，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检讨的是去补缺环的人还是这个缺环呢？

附：袁蕾访谈 黄 婷

## 专题：境外采访秘诀

180

### 在德国问路为什么尽量找女性

吴蔚

尽量找女人问，尤其别找一男一女中的男人问。我在德国遇到好几次认不得路的情况，问路时对方都非常热心，但结果以不太妙的居多，甚至有几次是被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188

### “千万不要在东京机场打的”

王寅

回到旅馆，日本参赞的电话也来了，他最后的请求令我颇感意外之余又有点忍俊不禁。他说：我们日本人最讨厌开后门了，我帮助你的事情，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193

### 没有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

赵凌

那位 CNN 记者说，做有潜在危险的报道前，编辑部会征求记者的意见——愿不愿去，这不是强迫的任务。每个人都有权利保证自己的安全。没有什么报道是值得拿命换的——我一直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当那位记者说出类似的话时，我感到心安。

## 我们不说，他们说

后台—同行

200

### 批判的武器

李鸿谷

先是张铁林与周璇事件，稍后是黄健中与张钰事件，再后就是饶颖与赵忠祥的新闻。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放弃这样的新闻，我们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新闻太小，不具普遍性；其实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新闻。我们该如何报道……后来三联的编辑讨论饶颖和赵忠祥这一选题，问我如何做，我想到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许知远离开之后的“观察家”****仲伟志**

当许知远、于威他们集体辞职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与《经济观察报》的“保守力量”碰撞后将会变得两败俱伤。但事实并非如此……

**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天问”****陆晖**

4月下旬，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教授Sparks来广州，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主编可以让你们去做一些对发行量没有帮助的新闻？”这也许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栏目诞生以来，就一直悬挂于其头上的“天问”。

周南方

# 后合

没有写在报上的新闻

遭遇深喉

逃亡的警察 你还好吗

我是记者 看到爱情

崔永元长征 上下不讨好

与黑社会有关的男人 与李敖有关的女人

柏杨在大陆的封山采访

神雕之死

午夜列车上 一位妇人的追寻

我害怕 黑户 那双期盼的眼睛

在美国 我人生第一次说出了那四个字

政变为何成为嘉年华

才走唐僧路 又行长征路

岁儿子指导我写稿

差点被日本遣返

城管英雄 小贩 凶手

提问高强

电话那端的命运

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吧

他 和他们的世界

给最牛钉子户事件 收官

陈晓旭和那些出家的人

探访西半球最后一个神秘国度

他是身藏幕后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最神秘的线人。

## 遭遇“深喉”

□傅剑锋（南方周末新闻板块）

一直想面见一位朋友，但是我至今不知道他（姑且以男性“他”称之吧）的名字，甚至性别。

他是我在调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保险中的举报人，隐姓埋名在医疗系统里的“深喉”，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新闻调查生涯里最神秘的线人。

我无法描摹他的形象，但我想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不轻言放弃。9月与10月，在我出差期间，他以每星期一封的频率给我寄举报信。他在信里称还以同样的频率给深圳的一些监管机构和国家监察部寄信。

举报信全部是打印文字，信封有六个鲜红的惊叹号，没有署名。举报信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原主任朱志祥，从两个烧伤病人身上，多收了161万元医疗费，这些费用全部来自社保基金……朱志祥被‘双规’后又安然出来，能量之大让人不解。”举报信称：“而在近4年来，他巧立名目，吞噬的工伤社保金远多于此……”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题材，尤其是在国家总理都强调要守护好社保基金的背景下。

信封上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打过去都接不通的手机号，旁边注明：只能发短信。我

不清楚这个手机号码是否失效了，就试着给他发信息。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回复。我推想他可能因为我没有及时回复而扔掉了这个号码。

如果没有内部举报人，如此大的黑幕，记者以一己之力根本没法揭开。但现在，这个调查大题很可能与我失之交臂。我清楚这些内部举报人的心理，他们在举报无望后，常常会销毁一切痕迹，包括销掉电话号码，以求自保。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短信却忽然在几天后的深夜降临：“能联系上你真好，如果你有足够的坚持与勇气，就可以发现巨大的黑洞。”我一下子就笑了，发给他短信：“我以为你已经销掉手机号了，看得出你是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回复：“只是尽一名医务人员的本分而已，其实私下里，很多医务人员都是见不得那些不讲医德的行为的。”

我不敢肯定他的举报动机是纯粹地为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与涉案医生朱志祥的个人恩怨。所以先面见他，有利于我判断他的动机，也有利于进一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到了深圳后，不断地通过短信希望和他见面。他回复：“你知道安徽医大的张曙吗？他公开举报，结果全国的医生护士都骂他有病，全院无人理他。我害怕这些，我害怕丢掉工作，我不敢和你通话，不能让你听出声音，甚至发信息都怕朋友知道，我和朱志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一些“精神异教徒”。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良知特别敏感，即使是利益共同体的受益者，也会时时反思这个利益体内那些挑战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行为。我曾经接触过向央视举报美容材料“奥美定”的“深喉”，一位心怀任侠的卫生系统官员。我也曾经碰到过某省巨大腐败窝案的举报人，一位游走在政商两界的良知之士，数年不息地和腐败战斗。我也碰到过由地下转向地上的举报者，一个叫黄元勋的煤矿主，连年举报，富裕的家庭变成一贫如洗，唯有举报材料如山。在多次受到生命威胁后，他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贪官被扳倒之日，他和当地民众一起放鞭炮相贺，在电话里向我欢声大喊……

想到此，我意识到不必急着和这位神秘举报人见面。举报人差不多每天给我发短信，询问调查的进程，提供我需要的大量涉案人和监管机构的电话。

他建议我找到几位知情医护人员。我一一给他们写信道：“你看到这封信时，请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不，这个社会其实不乏好人，像你一样的好人，只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藏在暗处，他们沉默着，他们缺乏勇气。在这个不乏好人的社会里，最可悲的是好人的孤立无援与孤军奋战，所匮乏的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相互支援。只要好人们能够团结起来，

哪怕是能够暗中团结起来，黑暗就不会可怕，真相就没法被遮蔽！”

一些医护人员被打动了，他们提供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况。例如，医院曾编制一个会自动乱收费的电脑程序，一些医生为拿回扣而滥用药物医死了人，如此等等。但他们多以口头陈述为主，缺乏书面证据，这对一个调查报道来说有致命的危险。

必须找到书面证据。在一个僻静的餐馆里约见了一位内部医护人员。这位医护人员告诉我，他曾经复印了深圳二院烧伤科上百本涉嫌乱收费的病历。后来，时任烧伤科主任的朱志祥被“双规”后安然释放，令他绝望，一怒之下他把病历全烧掉了。

在此后的十余天里，我陷入了寻找物证的僵局中，甚至懒得给那位举报人复短信。有一天，他发来了这样的短信：“说实话，没有您的消息我很是不安：一为无法彻底帮助您，二怕您灰心走了……您不能放弃啊，没有您真相如何大白！”

我重新鼓起了勇气。通过一些医学专家的途径，在广东工伤康复中心找到了两个被多收 161 万元治疗费的工伤病人。由于医药费用是社保买单，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被乱收费。但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掌握他们收费单据的工厂方，我从工厂方那里拿到医院的大量非法收费单据。我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我发短信给举报人，他的回复把我逗笑了：“我和你一样相信，没有迎不来的黎明……”

就在证据收集越来越顺利的几天中，报社热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深圳的自杀者，在死前想找记者傅剑锋聊聊。为了挽救这名自杀者，我立即电话回复。不过当时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新买了一个手机号回复他。结果一听声音，觉得其哭腔是装出来的。谈了几句后他就问我在哪里，是不是在深圳。我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不像一名自杀者死前想说的话。我出其不意地反问他：“你是医生吗？”电话对面的声音一下子慌了，说：“是的。”我明白了七八分，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安慰了他一番再挂机。我把这一情况发短信给举报人。举报人告诉我：“可能是你去广东工伤康复中心的采访，让对方知道了你在调查。这个所谓的自杀电话是来刺探你行踪的。”他建议我第二天就返回广州，然后再用广州的固定电话给这名“自杀者”打个安慰电话，要透出调查没有成功被迫回广州的假信息，使对方放松警惕，再杀一个回马枪返回深圳继续调查。他的建议和我的想法竟然惊人一致，不由生出心有戚戚焉之感。

后来，他帮我找到了最初向深圳市社保中心举报烧伤科对工伤保险的病